茨威格纪念特辑

主持人语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经是德语国家作家中作品被翻译成外语最多的作家，也是中国国内作品译文出版发行最多的德语作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茨威格的作品大量翻译成中文，深受中国读者欢迎，很多作品甚至被不断重复翻译，由此形成的茨威格热经久不衰。这位心理分析大师和文学传记巨匠废除千篇一律的人物范式，发掘人物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他用扣人心弦、动人心魄故事歌颂纯粹、唯美的爱情，更是用犀利、无情的笔触抨击蛊惑人心者和独裁者，警示世人，他的作品彰显庄严的人性、崇高的思想、复杂的情感，开阔我们的视野，带给我们深刻启迪。栏目中的三篇文章提供中国学者最新的茨威格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茨威格及其作品。张意的文章不仅总结茨威格在中国的接受，还提供了茨威格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状况并解析了茨威格在中国一直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茨威格视欧洲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被人称作“伟大的欧洲人”，胡凯的文章探索茨威格的“文化欧洲理念”，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作家富有包容性和前卫性的弘大精神世界。一直以来人们对茨威格以“自杀”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极为困惑，猜测颇多，张帆的文章对此进行了独具匠心的分析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她还将作为茨威格创作两大支柱的小说和传记的基本主题归纳为“激情”和“死亡”，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茨威格的作品以及作家本人。今年时值茨威格逝世 75 周年，谨以此栏目作为我们深深的纪念，并向这位人类心灵大师、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致敬。

——张玉书

《昨日世界》与茨威格的欧洲观念

胡　凯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上海 200083)

摘　要：《昨日世界》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自传。茨威格在回顾 1881 年到 1939 年欧洲历史的基础上，对欧洲的前途和犹太民族的遭遇做了深入的思考。他强调欧洲的精神团结，主张欧洲各民族在理解和友谊的基础上实现文化交融，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欧洲公民的身份。茨威格的文化欧洲观念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尊重欧洲各民族的个性与差异，着重和谐共存而不强求统一。同时，茨威格也希望犹太人能够通过参与欧洲文化建设，作为新欧洲文化的建构者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昨日世界》解析政治维度的茨威格，分析他对欧洲联合和欧洲文化建设的主张，有助于思考与分析当前欧洲联合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如文化认同危机、小众的融入等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关键词：《昨日世界》；茨威格；欧洲观念；文化欧洲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5-0089-08

在世界知名作家撰写的自传里，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世界》堪称另类。作为回忆录，该书的主角并非作家自己，而是 1881 年到 1939 年的欧洲历史。茨威格希望与读者分享的不是他个人的成就，而是他作为“欧洲公民”的经历以及对欧洲前途与命运的思索，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往日究

收稿日期：2017－04－24

作者简介：胡凯，男，上海市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

竟如何,对欧洲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印象”。① 在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中,《昨日世界》最直观、最清晰地展示了他独特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向读者呈现了难得一见的政治维度的茨威格。茨威格在《昨日世界》里所展示的他对欧洲、欧洲文化以及欧洲联合的理解,即使对于今日欧洲联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言,依然具有参考与借鉴的意义和价值。

一、欧洲联合——茨威格欧洲观念的核心

茨威格的欧洲观念来源于他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战争的厌恶,也是他在《昨日世界》中为欧洲的自由与和平开出的药方,即通过文化层面的沟通与交融不断加强欧洲民众对欧洲文化的集体认知,形成文化向心力,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欧洲公民的集体身份。作为茨威格及其欧洲各国文化界挚友的奋斗目标,他的文化欧洲理念以倡导欧洲联合为核心,是一战以后兴起与发展的欧洲联合思潮的组成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且导致世界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对战争的破坏、战后欧洲的衰落以及新的战争威胁的思考催生了各种和平方案,欧洲联合的思潮亦随之涌现,甚至一度被政治精英们提上议事日程。这便是茨威格笔下“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的时代。② 其中,库登霍夫—卡勒吉领导的泛欧运动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卡勒吉主张建立能确保欧洲和平和欧洲文化并同时提高欧洲生活水平的“泛欧洲”体系,以抵御新的世界大战、普遍的贫困化和布尔什维克对欧洲的威胁。③ 泛欧体系的内涵在于通过欧洲的联合自助,组建旨在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联盟以达成最高的和平目标。④ 深受泛欧思想影响的法国总理白里安进一步将欧洲联合付诸实践,于1930年提交《关于建立欧洲联邦同盟的备忘录》,正式提出建立欧洲联盟的政治构想。尽管该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但它却是欧洲政界主导欧洲统一事业的开端。⑤

茨威格与托马斯·曼、弗洛伊德、施特劳斯以及爱因斯坦等知名人士一样,是泛欧运动坚定的支持者。对于争权夺利的军事化联盟,身为和平主义者的茨威格嗤之以鼻。因为在这种情势下,“每个国家都突然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忘记了别的国家也有同感。每个国家都想要得到更多,都希望得自别国”,这种联盟的存在势必成为新战争的诱因。⑥ 茨威格认为,保障弱小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实现和平的前提是“大大小小的国家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覆盖这些国家的统一体”。⑦ 茨威格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体,应该是一种以友谊为基础的康德文化形态下的欧洲各民族联盟,其实质是成员之间不会兵戎相见,而是以其他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的多元安全共同体。⑧ 在这样的联盟中,“纵令是最小的成员国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须靠一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可以指望着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了”。⑨

有学者指出,茨威格的欧洲观念充满诗人的浪漫想象,但是他在《昨日世界》中并未给出实现

①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
②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张玉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页。
③ 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ABC, Wien-Leipzig, 1931, p. 4.
④ 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Wien-Leipzig, 1926, Vorwort, p. 8. 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 Geschichte der Paneuropabewegung 1922 – 1962, Basel & Wien, 1962, p. 29.
⑤ 参考马胜利、邝杨主编:《欧洲认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⑥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152页。
⑦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310页。
⑧ 参考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291页。
⑨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2页。

理想的方案。① 诚然,茨威格对欧洲问题的思考更多关注思想与精神,基本聚焦于欧洲观念的文化筑基。对于欧洲联合的制度化措施,茨威格并未提供多少具体的构想。文化人的身份和“不关心政治”的自我设定②使茨威格与政治精英们的思考位于两个不同的平面,是哲学思考和结构化设想之间的差别。正如泛欧主义政治精英们致力于描摹瑞士绘制泛欧联盟的政治蓝图③,而茨威格则将注意力集中在以各民族友好共存为核心的瑞士精神,即“通过尊重和真诚经历过的民主,把语言上和人民间的区别提升为兄弟情谊”④。又如他们都认为欧洲各国边界和壁垒的存在妨碍了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⑤ 但不同的是,政治精英们思考的是如何削减其功能的政策问题,即“通过建立欧洲国家联盟令其失去政治意义,通过建立欧洲关税同盟令其失去经济意义,通过建立欧洲安全共同体令其失去军事意义,通过确保少数民族的权益令其失去民族国家的意义”。⑥ 而茨威格更重视的,则是欧洲人在诸如齐柏林飞艇事件上表现出的集体归属感和“欧洲民族”的意识。他痛斥狭隘而偏激的民族主义。比如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而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比利时人的荒唐,茨威格对那种对前线的厮杀尚不满足、还要彼此辱骂诽谤在坟墓里无声无息地安卧了几百年的敌对国家的伟大死者的行径大加谴责。⑦ 他呼吁大家“作为欧洲人,作为我们时代的人,感觉到我们共同战胜自然的胜利和我们共同经受的考验”。⑧ 需要指出的是,茨威格构思的欧洲命运共同体是面向现实与未来的。他没有片面地强调欧洲人曾经共同经历过什么,而着眼于提醒欧洲人认识到当前的危机以及他们所肩负的共同责任与使命,并将这种认识视为促使欧洲各民族走向联合的动力。作为建构此种认识的前提,茨威格在《昨日世界》里多次强调理解和友谊在欧洲观念中的重要地位:“只要我们具有欧洲思维,国际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交往,只要我们在只有通过曲折道路才对一时的事件发生作用的领域里,超越语言和疆域的界限,把相互理解和精神上的亲切交往奉为理想,我们的作为也就足矣。”⑨

二、茨威格文化欧洲理念的特点和现实意义

茨威格的欧洲观念源自他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政治现实的关切,却又超越政治,落笔于构建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直到希特勒上台,身为文化名人的茨威格奔走于欧洲和世界各地,通过与欧洲各国文化界的交流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用文字唤起欧洲人的集体意识和建构维系欧洲各

① 参考吴蓉晖:《“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读〈昨日的世界〉》,《博览群书》2005 年第 2 期,第 107 页。

② 参考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序言,第 6 页。

③ Martin Posselt, Die deutsch-französischen Beziehungen und der Briand-Plan im Spiegel der Zeitschrift Paneuropa 1927 – 1930, in: Le Plan Briand d'Union fédérale européenne, Bern etc., 1998, p. 45.

④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202 页。

⑤ Walter Lipgens, Europäische Einigungsidee 1923 – 1930 und Briands Europaplan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Akten,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München, 1966, Bd. 203, p. 55,.

⑥ 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ABC, Wien-Leipzig, 1931, pp. 20—21.

⑦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80—181 页。

⑧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50—151 页。在欧洲民族主义的问题上,茨威格与泛欧运动领导人卡勒吉的观点是相通的。卡勒吉的见解不如茨威格的热情洋溢,但不失理性:“欧洲民族主义的教条将民族解释为血缘共同体。然而在经历了我们这片大陆史前和各个历史时期无数的民族迁徙,在欧洲已经不存在纯粹的种族。”(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Wien-Leipzig, 1926, p. 123.)“只有当民族主义不被理解为对本民族的爱而是对其他民族的恨,民族主义才会与欧洲主义起冲突。”(Richard N. Coudenhove-Kalergi, Kampf um Paneuropa, Wien-Leipzig, 1926, Bd. II., p. 64.)

⑨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53 页。

民族情感的纽带,向欧洲民众宣传他的人生理想——欧洲的精神团结。① 与同时代的(甚至后世的)“欧洲主义者”相比,茨威格对欧洲问题和文化欧洲理念的认识有其独特的见解。

首先,尽管茨威格常常以欧洲公民自居,但他并不是执着的欧洲“统一论者”,至少不是政治维度的欧洲统一论者。致力于人文和文化关怀的茨威格所追求的欧洲联合,是各具特色的欧洲文化的共存与交融,而非政治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统一。相对于政界从制度建设层面对他者的趋同要求,摒弃文化专制的多元文化建设对差异性具有更高的宽容度,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更具流动性,更易达成相互认同而不必过多牺牲自我的特性。正如茨威格对瑞士的赞叹,他称赞瑞士“总是殷勤好客地接纳每一种思想,让它忠实地保留其特殊的特点”。② 也正是由于茨威格对欧洲联合的预设立场是“自己活,让人活”的共存③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统一,他的文化欧洲理念更具包容性,也能更大程度地延展自我的认识界限,将更多的他者包含其中以建构欧洲公民乃至世界公民的集体身份。④

其次,对于欧洲文化及其对塑造欧洲民众集体归属感的影响,茨威格并未像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那样一味强调以希伯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传统为核心的文化源流共性,并以此为政治和经济求同的论证基础。事实上,传统的欧洲文化认同更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基于历史溯源的欧洲命运共同体带给他们的反而是充满对抗和战乱的创伤式集体记忆。这类记忆强化的是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而不是对欧洲的归属感。对于欧洲联合而言,它们实际析出的离心力远大于提供的向心力。⑤ 从这层意义上讲,所谓欧洲文化以及依附于文化认同的归属感不仅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反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建构的对象。所以,茨威格在作品中并不局限于津津乐道希腊、罗马等彰显欧洲文化同源性的历史故旧。相反,他推崇的维也纳文化建构模式的前提是承认并重视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异质文化和谐共存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茨威格眼中的维也纳是欧洲文化所有洪流的汇聚之地,这座城市“真正的天才便在于把所有这些矛盾对立都和谐地融为一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东西,变成奥地利的、维也纳的东西。这座城市赋有兼容并包的能力,具有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感觉。它把极不相同的互相矛盾的各种力量吸收进来,使之情绪缓和,心情舒畅,感到宽慰”。⑥ 茨威格将维也纳的文化建构模式视为欧洲文化建设的榜样。维也纳与欧洲作为文化的容器具有诸多相似性,最主要的莫过于多元化因素的交汇和精神的超民族性。而两者所追求目标的共同点则在于各民族矛盾的兼容并包及和谐化。作为西方各种文化的综合体,维也纳可谓缩小版的欧洲。这座城市的魅力及其对欧洲文化建设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首先在于:“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市民都无意识地被教育成为一个超民族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这里那样更容易成为欧洲人”。⑦

从表面上看,茨威格的欧洲观念过于理想化。而且与政治、经济领域的联合举措相比,文化建设

①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251 页。
②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202 页。
③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9 页。
④ 《昨日世界》充分展示了茨威格交往与建构的“信念共同体”的宽广维度。正如他跨越政治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歧,在 1928 年毅然造访被泛欧体系排除在外的苏联。因为他认为:“从欧洲的意义上我也觉得世界各国的作家联合起来,为了向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表示共同的敬意,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示威运动。所以我接受邀请,我这样迅速做出决定并不感到后悔。”(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253 页)更遑论他与高尔基的友谊。
⑤ 参考张旭鹏:《文化认同理论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4 年第 4 期;严天钦,石坚:《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整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 期。
⑥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0 页。
⑦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0、19 页。

收效甚慢。的确,通过文化建设培养欧洲集体意识和归属感不是解决欧洲问题的速效药。可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精神团结却是欧洲联合进程持久的动力源泉。欧洲联合不是仅仅依靠政治精英的驱动就能自上而下地成功贯彻与实现的。欧洲各民族文化的同源性是欧洲联合思想的倡导者们宣传和论证其主张,反对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重要武器。① 然而在欧洲联合的执行层面,作为主导者的政治精英们却每每忽略在联合进程启动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元素。以二战以后的欧洲一体化运动为例,诚如美国学者莫劳夫奇克所言:"总体上看,欧盟实现的是具体的国家利益,而并非涉及广泛的文化理想。……欧洲一体化是民族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进行一系列选择的结果。"②欧共体及欧盟的工作重点是内部市场,是经济和货币联盟,是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内政和法律政策领域的合作,是脱胎于地缘政治考量的利益共同体。③ 尤其在东欧剧变后,欧盟的扩张更多地强调新成员国对欧盟既定标准的单向趋同。在地域版图不断扩大的同时,强制趋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和负面作用也日益明晰地显现。当利益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民众的热情被消费到一定程度,集体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文化赤字终将引发文化认同危机,并开始吞噬欧洲一体化运动的生命力,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欧洲联合进程的逆推作用便是明证。当前,欧盟面临着诸多矛盾,前途并不乐观。欧洲宪法被否决,欧债危机、难民问题中暴露出来的欧盟各国的利益差异以及观念的不统一,英国的退盟,这些问题的发生都归结于欧洲文化建设相对于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滞后,归结于文化多元性和追求政治、经济一致性之间的对立,而最终归结于欧洲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④ "欧洲一体化始于经济领域,外溢于政治、防务和社会领域,但将终结于文化领域。欧洲各国只有在文化上紧密融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欧洲,欧洲一体化才算最终实现。"⑤因此,"如果可以重新做起,我将从文化入手"的说法才会一再地被欧盟政策研究者引用。⑥ 由是观之,茨威格对欧洲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视并不仅仅是诗人浪漫情怀的体现。尤其在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陷入困境乃至危机之际,似乎更有必要去品味和解读文化欧洲理念的现实意义,并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将其制度化、政策化。

三、犹太民族的命运与欧洲文化建设

在《昨日世界》里,茨威格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反思和对欧洲前途的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自从犹太人的王国被灭亡,他们的圣地耶路撒冷先后被各方势力占领,他们的宗教圣殿被罗马人付之一炬,犹太人便沦为没有祖国的难民,颠沛流离,还要承受各种不公、骚扰乃至迫害。保罗所宣扬的"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

---

① 比如卡勒吉认为,欧罗巴民族"不是血缘共同体,而是精神共同体。他们并非在肉体上源于共同的祖先,而是在精神上传自共同的导师。……如果泛欧洲的文化感受能得以贯彻,每一个善良的德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也会成为一个善良的欧洲人"。(Richard N. Coudenhove - Kalergi, Paneuropa, Wien - Leipzig, 1926, pp. 125、133.)丘吉尔则称欧洲与他者的边界在于被称之为西方文明的信念和思想体系,欧洲是一个精神概念。(参考丘吉尔:《欧洲统一大会:1947 年 5 月 14 日在艾伯特纪念堂的讲话》,温斯顿·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1947—1948 年的讲演集)》,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54 页。)

②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拿到马斯特里赫特》(上册),赵晨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10 页。转引自叶隽:《制度欧盟与文化欧洲的悖论》,《欧洲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141 页。

③ Thomas Läufer, 22 Fragen zu Europa - Die Europäische Union und ihr Parlament, Bonn, 1994, p. 9.

④ 参考朱定秀:《欧洲文化认同危机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 年第 2 期。

⑤ 马风书,任娜:《欧洲一体化:一种文化解读》,《现代国际关系》2003 年第 9 期。

⑥ 参考何蓉:《欧盟显性和隐形文化政策辨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 期。何蓉在文中指出,该话语系时任法国文化大臣的杰克·朗在80 年代早期做出的假设。原文应为:"我想如果现在询问莫内的意见,他一定会从文化开始。"而此后该话语被不少国内外学者引为欧洲一体化运动之父让·莫内的发言。

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①,至少在犹太人身上并未得到实现。② 作为备遭轻侮、敌视而又被有限容忍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欧洲的犹太人多以同化的方式使自己成为所在国民众的一员,甚至有人提出通过集体受洗礼的方式实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统一以摆脱厄运。③ 但历史一再证实,基督教的欧洲从未真正扩展自己的认同边界以接纳作为他者的犹太人。犹太人始终是异类,“对活着的人来说,犹太人已经死了;在当地人看来,犹太人是外来户和无赖;在有产者眼里,犹太人是乞丐;在穷苦人的心目中,犹太人是剥削者和富翁;与爱国者相比,他们无国可爱;对于所有的阶级,犹太人都是可恨的敌手”。④ 犹太人每每被强加他们自己遗忘已久的族群共性,被迫回归他们试图摆脱的犹太人身份并承受由此带来的迫害。

虽然茨威格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赫茨尔深表敬意,但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疏离的。因为在茨威格看来,犹太人与其他民族共处,“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相互之间已经变得多么不同。这里是宗教虔信的犹太人,那里是自由思想的犹太人,这里是社会主义的犹太人,那里是资本主义的犹太人。大家以各种语言互相争吵,都不愿意听从一个统一的权威”。⑤ 对于通过重建犹太国家将族群“彻底隔离”的做法,文化和精神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已显不足。至于一部分犹太人通过积聚财富提升了社会地位,茨威格更不认为这能从本质上改变犹太人的命运。他不否认犹太人身上的商人习气,但他认为追求物质财富并非犹太人的人生目的,而是实现其真正志向的手段。在他看来,犹太人的理想是对知识与文化的投入与追求。“在犹太人身上,有种力量会无意识地试图摆脱这种粘在一切商业之上、一切生意之上的道德上的不大可靠、令人憎恶、小里小气、否定精神的特点,把自己提高到更纯净的、与金钱无关的知识领域中去,就仿佛他像——瓦格纳说的——想把他自己和他整个种族从金钱的魔咒中解救出来。”⑥事实上,反犹者将对“日常犹太人”的嫉妒与对“安息日犹太人”的宗教仇恨纠结在一起,令犹太人的财富成为其遭受新的迫害的根源。⑦

因此在《昨日世界》里,茨威格用大量的篇幅

① Galatians, 3:26-28。转引自杨昌栋:《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6 页。

② 如罗马帝国时代犹太人必须承担比其他民族更高的税收。(参考阿庇安:《罗马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XI. 50)公元 451 年罗马帝国的宗教会议宣布禁止基督徒与犹太人通婚、与其共同进餐,甚至不得向犹太籍医生求医。犹太人不准占有基督徒奴隶,不得使用基督徒的效忠誓言,或作为基督徒的领主。(参考 C. 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154 页。)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像法律所宣布的那样,犹太人由于他们的罪过,无论在现今或过去都注定要受奴役;因此,各国的君主可以把他们的所有物当作自己的财产;唯一的附带条件是,不要全部剥夺他们赖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托马斯·阿奎那:《论对犹太人的统治,致布拉班女公爵》,载《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90 页。)

③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77—78 页。

④ 品斯克:《自发解放》。转引自傅有德:《赫茨尔与哈阿姆的犹太复国主义》,《山东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⑤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79 页。

⑥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8—9 页。

⑦ 汤普逊指出:“在十字军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是欧洲唯一出名的有相当数量现款的阶层。由于这个缘故,在这以后,西欧犹太人成为经济上广受妒嫉的牺牲品。因为这种妒嫉心理,由于当时的宗教狂热,更加厉害。反闪族主义是在十字军运动里诞生出来的,起于经济的妒嫉多于宗教的仇恨。于是犹太人到处受苦深重。群众痛打他们,屠杀他们,都成为家常便饭。”(J. W. 汤普逊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上册,第 488 页。)甚至马克思在探讨人类解放时,也(不无反讽地)将犹太精神定义为拜金主义并将其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法则。(参考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2—198 页。)

介绍他与赫茨尔、霍夫曼斯塔尔和弗洛伊德等杰出犹太人的交往。除了向读者展示犹太人文化贡献,还击希特勒和纳粹对犹太民族的丑化与污蔑,茨威格还对犹太人成功参与奥地利和维也纳的文化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尤其在维也纳,犹太人所做的并非单纯的、被动的同化,而是主动地维护和推动这座城市的文化发展,并通过文化介入参与了"维也纳人"这一集体身份的建构,令自己被这座城市接纳并成为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主导力量之一。所以即使在排犹主义盛行之时,反犹者依然无法实施所谓的"民族剧院"计划,因为"全世界誉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①。这是犹太人通过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自身命运的积极例证。由此,茨威格也间接地给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茨威格既不认同旨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化"方案——历史也一再证明这种尝试是失败的,也与选择"彻底隔离"以换取犹太民族集体自由的"犹太复国主义"保持距离。他希望维也纳模式能成为欧洲文化建设的模板。如此一来,犹太人将不必单向地祈求所在国的接纳,而有可能在更广阔的欧洲维度,依托对欧洲文化的共同建设,成为与欧洲其他族群——比如犹太人曾经的同化对象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平等的文化建构者。这是茨威格对其自称的"欧洲公民"乃至"世界公民"身份的一种诠释。他对犹太人问题的解析也为小众群体融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犹太人问题是欧洲小众群体问题的集中化、极端化体现。当前欧洲肇因于移民和难民的社会矛盾,其根源是小众群体的融入困境。对此,以对欧洲标准趋同为核心的同化过程是与小众群体被迫失去自我或部分自我的感受相维系的。而茨威格的设想则以文化多元化为先导,淡化现有认同边界并共同建构更具包容性的新的集体认同。这一过程是以小众群体主动舍弃部分自我以实现与大众群体的安全融合为基础的,具有双赢性和可持续建设性。如前文所述,既然真正体现向心力的欧洲文化依然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那么小众群体对文化建设的主动参与无疑是增强其对欧洲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实现融入的重要前提。从这一点上讲,茨威格的主张对当前欧洲的社会融合同样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结 语:茨威格的遗憾与期望

茨威格对自己的定位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② 但残酷的现实剥夺了他所有的身份,也摧毁了他的欧洲观念与和平理想的建构基础。奥地利被吞并,丢失了自己的祖国流亡在外的茨威格甚至觉得自己"吸掉了别国人民的空气"③。作为犹太人,他更为本民族遭遇的灭顶之灾备受折磨。在纳粹的阴影下,"不论贫富,不论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尽管有时有些摩擦,都能和平地共同聚居,即便是政治运动或是社会运动也都没有那种阴毒的仇恨情绪"④的维也纳也不再是犹太人的避风港,维也纳已经沦陷,更不可能作为欧洲文化建设的模板。纳粹的暴行和国际社会的迟疑与冷漠让茨威格认识到,至少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当时的欧洲乃至世界尚不具备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允许其存在并承认其价值的兼容性和多元视角。⑤ 作为一名作家,茨威格感到"我的活动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受到阻碍——我的书几乎不可能再用德文原文出版了,然而,我的整个思想和看问题的方式去与欧洲人的,甚至拉丁族人的气质息息相关,此外,我在各处都缺乏资料。……此外,还有一种想法萦绕心头: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再有家,不再有故乡和出版社,再也不能给朋友们提供

①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8 页。
②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序言,第 1 页。
③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19 页。
④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19—20 页。
⑤ 参考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301 页。转引自张旭鹏:《文化想象与"欧洲观念的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5 期。

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帮助了,因为一切都受到限制。……我一直为创作状况担忧,得不到补给,必将像蜡烛缺少氧气一样,自行熄灭”。① 至于茨威格的人道主义与和平理想,他发现“四十年来,竭尽我信念的一切力量意图实现的内心最深沉的任务,欧洲的和平统一,已被摧毁。我比怕我自己的死亡更害怕的事情,大家混战一场的战争已经爆发了第二次。我一辈子强烈地致力于使人性上、精神上人们实现团结一致,在这一时刻感到,此刻比任何其他时刻都更要求这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这硬生生的人为隔离,使我感到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无用和孤独”。②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身份意识与使命信念彻底崩溃的茨威格感到无比的痛苦和绝望。

茨威格与 18 世纪的圣·皮埃尔神甫③相似,怀着注定不属于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欧洲观念与和平理想。不同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不知疲倦地向欧洲的君主们推荐他的《永恒和平方案》,而茨威格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理念暂时没有实现的可能。“我知道:一切过去的东西又将逝去,一切创造出来的成绩将被摧毁——欧洲,我们的故乡,我们为之而生,将要遭到破坏,远比我们的生命更为久长。另外一些东西,一个时代将要开始出现,但是要走到新的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的痛苦,炼狱的磨难!”④但是,茨威格已经无法继续等待新时代的到来,因为无法继续写作的他不能通过文字,用他的思想去影响人们,这是一种极度无力、生不如死的感受。⑤ 所以,《昨日世界》成了茨威格的绝命书。完成这部作品以后,茨威格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他倾注了毕生心血却又无力改变的世界诀别,而将自己的观念、理想和期望留给了建设新时代的后人。虽然与茨威格的设想有很大差距,而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问题甚至危机,但是走到今日的欧洲一体化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认识到文化认同危机重要影响的欧洲联盟对其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的不断调整与加强⑥,还是能够稍稍告慰这位被自己所属的时代抛弃而又抛弃了自己所属时代的“欧洲公民”。

---

① 斯蒂芬·茨威格:《致弗里德利克·茨威格》(1941 年 10 月 27 日,彼得罗波利斯),斯蒂芬·茨威格:《犹太人的命运:茨威格的心灵世界》,高中甫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79 页。

②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36 页。

③ 圣·皮埃尔(Charles Irénée Castel de Saint - Pierre,1658—1743),18 世纪法国思想家,在其著作《永恒和平方案》中提出建立欧洲邦联以实现和平的设想。他锲而不舍地拜访当时欧洲的当权者,希望他们采纳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也许没有哪个诸侯的宫廷不曾收到过(圣·皮埃尔)神甫呈递的著作,也许也没有任何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或著名学者敢说自己从未受到那位善良的神甫毫无恶意的滋扰。”(Wilhelm Borner, Das Weltstaatsprojekt des Abbé de Saint Pierre, Berlin & Leipzig, 1913, p. 18.)但在战乱的 18 世纪,他的主张无法得到当权者的支持而得以贯彻。

④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第 336—337 页。

⑤ 参考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第 424 页。

⑥ 参考郭灵风:《欧盟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欧洲研究》2007 年第 2 期。曹德明、唐桂馨:《欧盟文化政策的核心: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国际观察》2014 年第 4 期。

Stefan Zweig's *Die Welt von Gestern* and his Vision of Europe

Hu Kai

(*School of Germanic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In his autobiography entitled *Die Welt von Gestern* (《昨日世界》), Stefan Zweig (茨威格) gave deep thought to the prospect of Europe and to what the Jews had experienced on the basis of his review of European history between 1881 and 1939. He highlighte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mong European nations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bound together through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as a state of solidarity on which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identity was to be founded. The idea of a cultural Europe,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with its strong inclusiveness, was book-ended by Zweig's appeal for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 instead of an imposed unification-amidst various nations out of respect for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dif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wished that the Jews, as constructors of the new culture of Europe, could really take hold of their own destiny by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ulture in Europe. Through viewing Zweig's essay *Die Welt von Gestern*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his proposition for European unit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which can be helpful to the reflection and analysis of such contemporary issues exposed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unity as the crisis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inority integration. This paper also seeks for the solution to these issues.

Key words: *Die Welt von Gestern* (《昨日世界》), Stefan Zweig (茨威格), vision of Europe, cultural Europe